

白洋淀

岳重

我伤得不轻
 桅杆被雷砍断
 我象帆一样
 瘫倒在炽亮的阳光的沙岸。
 我从汹涌的海口来
 却干枯得发脆
 我全部的水份——
 脑浆，胆汁，胃液
 一律充当了血，留在海口
 流得一点也不剩了，我估计
 每一道海浪的顶上，都应当
 漂着两三朵红罌粟吧？
 没有。
 海的大笑
 我当初跌倒时，心脏
 从胸上的伤口里被摔出
 湿漉漉地

流在我的头旁，现在
 也皱巴巴，裹满了沙粒。

海藻是不是这样腐烂的？
 鹅卵石是不是这样形成？

命运大体如此
但死或不死
仍由我自己主宰。

怎么可以马马虎虎就被埋了？
船完全被撞碎之后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每块零散的木板
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我伤成这样
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
都是杀我的凶手
我诅咒过
所有有鼻子的脸
所有不结果子的马尾松。

现在，我是仰躺着
除了洁白的天空
什么也看不见。
让杀人犯们远逃吧！
只是这淡薄的云——
这高高抖瑟的风筝
它的细长的系绳
是不是仍然拴在
太阳铁青的手脖子上？

我还在犹豫什么
我还在留恋什么？
死的使者——
海浪不倦地牵动我的手臂
没有红罌粟
我何至于向高高的礁石翻滚

不拾^了捡遗失的心
不幸奉送的肝胆
我一具睁着眼睛的尸体吗？

我慢慢地闭上眼睛
我走进一片无边的桔红色的雾中。
万一我知道我活不成了
应当告别什么
阳光灿烂 ——
大海蔚兰，沙岸金黄
我急忙闭上眼睛
连我自己

都不怜悯我自己

我受骗

是因为我爱好出卖。

我大睁着眼活着

的 —— 才被太阳的剑砍在世界上
进起了火星

灼成瞎子。

我如果不闭起眼睛，恐怕
连什么也看不见了
连桔红色的雾也看不见了。

缅想 ——

垂死者的回忆

充血顾盼

岩浆中的呼吸

桔红色的海底

我能认出

哪个方向

有闪烁着白珊瑚

伤口大张着，却象一只

暴怒的眼睛，直勾勾

眨也不眨
搜寻着凶手，要求惩罚
“复仇！迎向匕首，死去吧……”
伤口嘶哑地咳嗽
却呕吐不出什么
荒凉，空荡的石窟
还有
回声与桔红色的雾。

二

我到处是创伤
象一片龟裂的土地

我小时候，黄昏
躺在湖中的小船上
浪拍打着小船入睡
公园打着鼾声
风像肉感的吻
吹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一松手
木桨垂入水中
打碎了湖上最后一条晚霞
于是，除了星星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到了暮色最浓的时候
湖四周的灯火，突然，
一齐闪亮，那时候我还小
没有搞懂，为什么
这样一个巨大的、亮晶晶的
花环，会猛地戴上

光

我的船头，我的肩颈

滚着水珠。

龟裂的土地……

我小时候，夏天

游泳池发出柠檬汽水的芳香

遮阳伞白得耀眼

兰色的天是透明的

兰色的天上浮过雪白的云

兰色的游泳衣上

露出乳罩的雪白的背带

那时我还小，没搞懂

天鹅为什么

非要藏起肢膀不可

土地在龟裂……

我小的时候，晚上在

剧场的休息厅朦胧瞌睡

脸枕着皮沙发的靠背

凉滋滋地象妈妈的手臂

“爸爸的绿台灯

挂得多高啊！”

我喃喃梦语

“熄灯吧，妈妈

接着讲

你昨天讲到

奥涅金叔叔……”

那时候，我还小，没搞懂

爸爸为什么

那么晚还不关收音机。

阳光

土地。

无论是作为致命的负伤人

还是邪恶的复仇家

我都应该受到

死的审判

我本来不应该

在上帝面前耍赖

可是我怎么甘心

永别这几个生命的奇迹！

我非常不情愿诀别

秋天树上的最后两片

摇晃的小铃铛一样、

叮咚作响的树叶

不情愿诀别

路灯下的雨夜

象姑娘水汪汪的眸子一样

滴着雨水的玻璃窗子

不情愿诀别

流动的晚风中，烟斗扔到

杨树杆上，飞起的，火的彗星

我非常不情愿诀别

桔红色的雾

让脚丫子烂掉好了

走到哪里，泥沼、冰河

头上的星空永远迷人。

死是微不足道的

我并不怕这个，挖坑吧

但是有一个条件，作代价

就是

允许我永远不睁开眼睛

让我永远看得见

桔红色的雾

“这容易”

海浪不倦地牵动我的手臂

我永远地合上了伤口一样的眼睛

伤口却像眼睛一样大睁着

疼痛。